

旅美小簡



李應健 醫科第四屆校友

××××展翅初飛 ×××

一九七〇年在台灣找不到合意的醫院之下，只好從金門脫下戎裝後，以留學生身份匆匆來美，這該是我生命中最果斷的一次抉擇。因為除了對自己沒有十分的信心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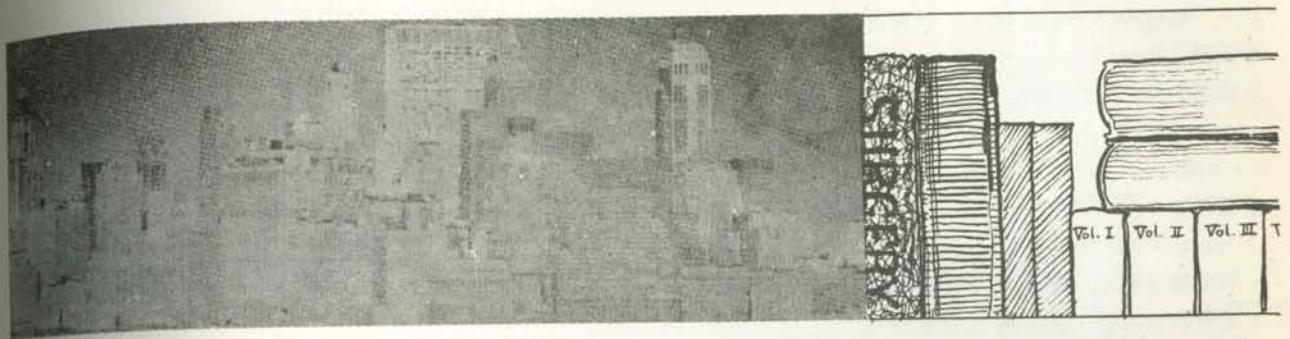
還得說服親友的反對。不知不覺中已過了兩個秋天，在這段歲月裏，雖嚐盡酸甜苦辣，但却是一生中受益最多的一段日子，不過初飛離巢的恐懼與爭奔前程的雄心所交織成的心情却是叫人難忘的。



××××沉默是金？×××

東京、火奴魯魯、洛山磯、支加哥到俄亥俄州的愛克郎城，一路上每次要開口都得把話再三的在大腦中反覆推敲才敢開口，當聽不懂洋人俗語時，得婉轉的告訴人家是初次出國，英文不好，請人家再解釋一番。好在多數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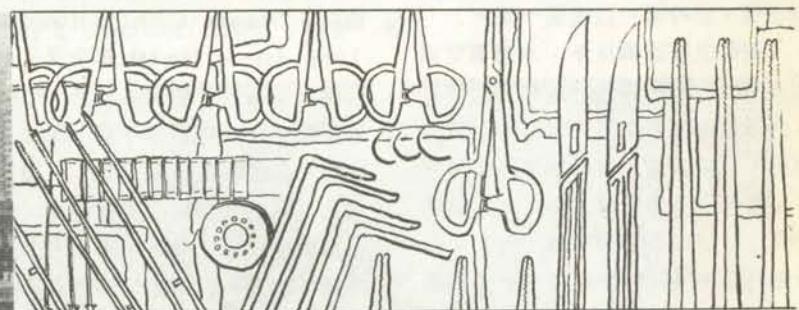
均能安慰我，並說若換他們到我們國家將半句也不會講。漸漸地在鼓勵下，膽子大了，也就洋派起來。以致此後在討論會上也敢講敢問，實在替自己幫忙不少。因為若不敢講，洋人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之故，所以沉默在這兒談是“土”吧！



××××重溫“應當”×××

因為我初來的醫院是沒有學術及工作壓力的，故適應它並不難，加以小城人情味足些，故語文、開車及基本醫學的複習都算做到了，且不像在台灣的“應當”沒有半點權利，還得兼作工友受氣過日，連起碼的醫生尊嚴都沒有。在那年記憶至深者為申請醫院的面談，記得那是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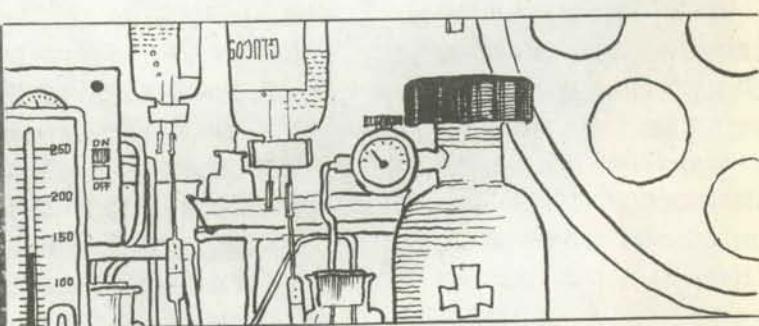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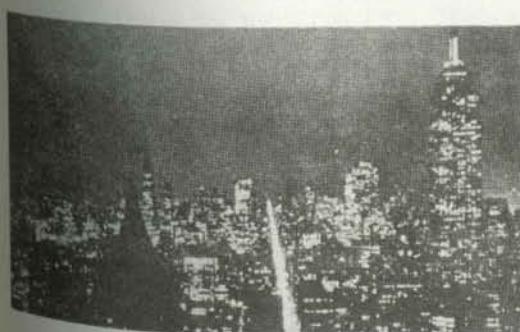
初下雪的日子，在半夜十一點搭灰狗汽車跑了四小時抵西維吉尼亞州的一個小城敲醫院大門，請求人家給間值班室渡過一夜，以便次日應試。當時不只語文成問題，地方又不熟，所憑的只是一片奮鬥的雄心，如今思之，仍有餘悸。



××××初來克城×××

去年秋天來到克里夫蘭當外科住院醫師，雖醫院不入流，但所看及所作的刀，我相信我再留台十年也夢想不到的，一切不只新奇刺激，且教學內容也不一樣，最大的區別是他們教學實際，注重啟發，不注重教條、權威，一切

講理並有東西看，故自己都覺得日有所得，雖每天辛勞，却心滿意足。藉著這些心得及複習，就去參加執照考試，幸運地一試而過，甚至覺得兩年的歲月是過得那麼倉促，却也那麼的叫人不敢相信，因為那從前只在夢中才敢想的事竟會是真的實現了。



××××外科生涯×××

目前這家醫院的外科是克城有名的忙醫院之一，每天約開四十刀，我每天六時開始查房，七點半進開刀房，出來時常已下午一、二點，下午有新病人進院、討論會、再

查房，每天回宿舍時已八、九點，又得準備次日的工作，包括複習及查期刊資料，常是一天只睡四至六小時，逢值班時刻更慘，而這種生涯我想是只有以毅力與之奮鬥而已，展望前程，仍是滿佈荆棘，但願有不負苦心人的一天。

紀道南 醫科第五屆校友

Dr. 李：

近來如何？醫院之實習感到滿意嗎？昔日馬偕醫院多承幫忙，謝謝！原諒我到今天才回信，由於初到美國一切感到非常不習慣，尤其是語言上之困難是最大的 Problem，初到醫院最怕就是聽電話了，話筒拿起來，根本不知對方在講些什麼，來美已三個多月已較適應了，但對一些俗話則仍聽不懂，但時間可以改進一切。

來美之後感觸良多，本想專文寫回去給綠杏校刊報告一些在美之情形，好做以後你們到美之參考，但目前已感“江郎才盡”再也作不出文章來了，如果你不介意而且不嫌棄的話就將我這封信以“校友來鴻”方式，部分節錄出來、重點登在校刊上，只要原意仍在即可，不知綠杏社是否接受，當然這只是校友在美的一些心聲，和個人的一些感觸而已。

我目前在 Brooklyn Cumberland Medical Center 做 Intern，此 Area 在美國 N. Y. 是一個黑人區，居民之比例為黑人：白人 = 6 : 3 : 1 因此談起來也很恐怖，就如住在非洲森林一般，要 Apply 醫院時最好寫信問清楚，地區如何？否則坐上“賊船”到“黑森林”在生活上 Tension 很高。尤其在初到美國當你發現如此時會很 Depression，所以 Apply Intern 時要做到第二年留在原 Hospital 的打算，因此申請 Intern 時不要太馬虎，而且最好 Apply Straight Intern，否則吃虧很大，

很多醫院之 R 不收 Rotating Intern，一定要找一家較可以適應的醫院，譬如在 New Jersey，康州、OHIO，可以找到很好的醫院及環境。N. Y. 由於 Salary 高，Medical School 多，造成很多人往 N. Y. 跑，但如想到 N. Y. 來則可 Apply 一些在 Long Island，Queens or Up State 的醫院。Nassau County Hospital，Long Island Jewish 等全是知名的醫院，選醫院時能供 Apartment 的醫院為佳，否則租房子貴，又不方便，而且住公寓份子太複雜，美國不比台北（真懷念台灣治安良好），即使在電梯也會發生搶奪，尤其太太要來時更要選擇一較安全的地方和 Apartment。

英文將是最大的 Problem，一般 R₁ 在 11 月中旬即做決定了，而 9 月開始申請，到時候非拜託一些 Attending Dr. 寫介紹信不可，此時英文表達能力一定要強，隨時可以啓口，Conference 時不是只做聽衆，多找機會和一些 Attending Dr. 接觸，如此方可拿到一份好的介紹信，這對於 R₁ 的申請很重要，大部分醫院要決定 R₁ 的名單會做一 Interview，如果英文程度不好，一切免談了！英文能力要加強，多聽 TV 節目的英文，美軍電台，或許英文可決定人的一生。台灣來的比別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要吃虧多了。英文不好，的確很苦。

美國醫藥的進步神速，Conference 上討論的全是最新的學論，因此有空不妨多看雜誌，否則來此聽不懂別人在談論什麼，二個星期前我參加了婦產科內分泌的 Conference，幾乎聽不懂在討論什麼，真是日新又新。美國的醫學也許會給人一個印象是 Basic 很強，但 Practical 則不行，一切全用機器來診斷，病人一來就送 x-ray，CBC，Sm-12……，在 Practice 上比不上我們台灣之敲、打。一位印度的 R₁，他形容美國之醫學為“Mechanical Medicine” or “Legal Medicine”，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醫學進步很大，Basic 及對於 Case 的診斷很強，只是由於是法治國家，很怕發生法律問題，因此只好送之 x-ray 來 Protect 自己了，所以到美以後將可學到一些學理，但 Practice 的經驗，則反不如在 M. M. H. 得到的多。如這二個月我在 ER，90% 的病人可以到 M. M. H. 的 O.P.D. 去排隊看，根本談不上“ER”，ER 只是一些沒有 Appointment 的 O.P.D.（美國看病一定要 Dr. 給 Appointment，否則不得掛號）Upper G-I Bleeding or Hepatic shock……一些在 M. M. H. 常常看到之 Case，此地難得一見（但如果到 City Hospital 則也許可以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因此在 ER 做得很無聊，這也算是和國內的一些差異。

陳惠亭 醫科第一屆校友

綠杏社社長及同仁如晤：

非常抱歉，久無聯絡，由同學消息稱，貴社大刊寄我退回，只怪我沒有把新通訊處見告。

我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呆過一年，回味到歷史上哥倫布的事蹟，電影上金銀島海盜群出沒，黑奴販賣市場的故事，如今則為觀光勝地，避寒去處。

今年七月開始，我在 University of Miami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專習麻醉科，此 Department 的 Program 包括 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 (1300 床)，V-A Hospital (1100 床)，Mount Sinai Hospital (500 床)，Variety Children's Hospital (150 床) 輪

流實習。一般是兩年 Program，第三年可 Research + Clinic，第四年 Research，陣容之大，住院醫師有 45 人，Instructors 及 Assistant Professors 有 35 人。Lecture，Conference 的時間一到，就不必工作，故不至於所謂 Cheap Labor。同學對藥理、生理、流體氣體物理，心肺急救有興趣者，可在此科發展，臨床也可，研究也可，頗有可為（賣瓜人語）。

綠杏刊物請寄 Jackson Memorial Hospital (本為 Miami City Hospital 為紀念一位名 Jackson 的第一名在 Miami 發展醫療工作的醫師而改名) 就可收到。

願北醫日進步、成功！大家共勉！

